

黎智英露獠牙：要奪香港管治權

有話要說

蕭駿

黎智英作為美國的「黑手套」，撕裂香港社會製造混亂，甚至煽動年輕人參與暴力示威，此人日前在其專欄中更如此講到：「改變香港的將來，甚至中國的將來……另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就是11月區議會選舉。」原來，什麼反修例，什麼追求民主，通通都是藉口，其根本目的是要製造「顏色革命」，更是要從區議會選舉開始進行奪權行動。事實一再說明，此人是香港災星，必須全力遏止其亂港圖謀。

黎智英長期以來扮演了什麼角色，市民都有個大概的認識。而在此次「反修例」事件中，黎智英又是一副「黑金教主」的姿態。從年初開始，其把持的媒體便極力製造虛假新聞，煽動對立。正如內地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其一再跑到境外，接受「洋大人」的

「犒賞」和指令，一面在香港製造亂局，動用媒體與論工具大肆造謠生事，將特區政府提出堵塞現有法律制度漏洞，共同打擊犯罪彰顯法治和公義的修例初衷污蔑為「惡毒而邪惡的陰謀」，對市民進行誤導、恫嚇。

勾結外國出賣香港

在得到美國「主人」的肯定後，此人又變本加厲。在過去一段時間，他在專欄中如此「袒露心跡」：「好嘢！川普（美國總統特朗普）終於為我們的抗爭運動背書了！」「他們有義務和利益支持我們。」「有西方陣營的支持，是我們繼續抗爭，改變香港將來甚至中國將來的強大力量。」、「改變香港的將來，甚至中國的將來……另一個我們要考慮的因素，就是11月區議會選舉。」……

這些言論說明，黎智英已赤裸裸「告白天下」，他就是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打手」，要完成「主子」交付的搞亂香港的任務，而且這一主一僕、一內一外、一前一後，就是要以香港亂局牽制中國發展大局。而所謂的「反修例」，根本是一個彌天大謊，從來《逃犯條例》的修訂與否就不是他們的真正目標，真正目的是要以此作為手段，去煽動仇恨、混淆視聽、誤導公眾，進而操控區議會選舉。

當然，其所有的目的，就是要動搖「一國兩制」，甚至利用香港的亂局去動搖國家的穩定發展。總而言之，說他是一個「賣國賣港」求榮的「漢奸」，也完全不為過。香港越亂，黎智英也就越開心；香港越是暴力，他也更有籌碼向美國人討好處。所謂「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黎智英亂港禍國的惡行，已經再無掩藏之處。別看他現在似乎仍然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終究要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暴力不能有，真相不可無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上周，「民陣」又發起遊行，其中一幅巨型橫幅，是一個遮了一隻眼睛受傷女子的巨型漫畫圖像，相當引人注目！前幾天的晚上，有機會與幾位年輕人閒聊，話題也談到受眼傷的女子，年輕人富有激情，觀感特別強烈的圖像，不管是動態抑或靜止的，都容易攝人心脾，流入腦海裏。

今天的電腦科技足以亂真，有圖已不能證明一切，反而觀感才是創造事實的最好保證，不負責任的媒體又在加鹽加醋加暴。「我信女子受眼傷的原因，是被警察布袋彈所傷的，因圖片顯示傷者旁邊有布袋彈殼。」其中一位年輕人如此說。彼此圓桌閒話，氣氛良好，筆者也打開話匣：「我與你的看法有不一樣！我認為，當接受這件傷眼事件的『事實』，並作出評論之前，應該先提出如下的提問：

一、傷者為何不報案？警方已數度公開叫傷者去報案，報案就會立案，就會調查，就會作出醫學及科學鑒證，這樣，是否可以真正還傷者受傷原因的一個公道？

二、警察布袋彈示威者使用鋼珠彈，在形狀上是否明顯有分別？

三、高永文醫生公開說明按醫學分析，傷者眼球的圓珠形物體，鋼珠居多，但高醫生也不敢百分百確定，但為何一些示威者、一些亂港派的立法會議員，乃至一些媒體報章，卻一口咬定是警察射傷？更甚的是，有示威者竟毫無保留的公開指摘，說警察是謀殺香港市民！

四、女傷者只是甲、乙、丙過路人嗎？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就七情上面的指摘，聲嘶力竭說：受傷的女子，為何無端端失掉一隻眼睛？但現場卻清楚顯示，暴徒正衝擊警署，受傷女子也是穿着戰衣，有份參與！這叫無端端嗎？

五、今天有示威者要警察還眼，當天在沙田咬斷警察手指的，有喊要暴徒還警察手指嗎？難道說警察手指已接駁，那一切暴力的罪過，就可一筆勾銷？

六、當天女傷者受眼傷的時刻，按記錄警察開布袋槍的時間，胞合嗎？而尖沙咀警署在女傷者的後方老遠位置，布袋彈會轉彎射人的嗎？

「再說，上周「民陣」遊行結束後，主辦者就參與人數答覆媒體詢問，說出一百七十萬人參與，而警方的統計數字是十二萬多，相差的倍數之大，數字驚人。但到目前為止，「民陣」從來未向外仔細解釋，每次百萬遊行的數字是怎樣統計出來，這是一個謎？抑或是一個大謊話？」筆者再向幾位年輕人補述！

風物長宜放眼量

議事
論事

8月16日晚上，大專學界同連登「我要攞炒」團隊在中環聯手搞了一場「攞炒」大會，其間集會人士不時高叫「攞炒！」（玉石俱焚）這場面令人不寒而慄。雖然8月初的「三罷」以失敗告終，但不少市民仍對於「被罷工」深感憤怒及無奈。

當這班激進分子呼籲市民到香港國際機場聲援「三罷」，更史無前例的癱瘓香港航空服務，打破香港的國際航空中心金漆招牌。「攞炒運動」把青年人推向深淵，讓他們無法看到光明，更深層次的是造成社會各界的對立，繼而摧毀香港。

青年人是社會未來棟樑，肩負着建設及發展未來的重要角色，但是他們卻被慫恿在香港發展的道路上變成屏障，被綁網在「港獨」的戰車上，使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環境受到嚴重損害，把素有最安全城市美譽的「東方之珠」變成暴力之都、粗口之城。

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源之一，是由於普遍市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現實環境有落差。香港樓價長期高企，供不應求，致使一些高學歷及高技術的人士在社會工作多年後也未能解決住房問題。

另外，在教育方面，由於中國歷史已不再為中學必修科目，及香港並沒有國民教育作為學科，致使香港青年對國民身份認同淡薄及迷茫。加上過往成長於港英殖民社會的學生也沒有接受國民教育，引致很多香港市民也未能了解國情。

近年通識教育對於「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宣講亦長期存在偏差，導致部分學生只強調「兩制」而忽視「一國」。一些帶有「港獨」極端思想的知識分子長期教唆青年人曲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另一深層次的原因是未有「去殖民化」。回歸以來，香港沒有有效地執行去殖民化，甚至連「去殖民化」四個字也鮮有提及。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方針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構成了香港的憲制基礎。所謂依法「去殖民化」就是要據此消除不利於，甚至嚴重阻礙落實深化「一國兩制」的因素。

香港回歸22年來的繁榮安定，是因為各界能夠圍繞這個最大公約數發展而形成的聚力，才取得了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莫為浮雲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青年人不僅要立足當下，更需放眼長遠，拋開區分求共對、聚焦發展謀共贏。盼望香港能早日平息這場風波，彌合社會裂痕，願大家能再攜手開啟美好時代。

遼寧省政協常委

所謂「香港之路」本質是「港獨之路」

焦點
評論

張定遠

暴亂持續兩個月，亂港派已走到了死胡同，接下去怎麼辦？為求洗刷暴力與極端形象，幕後勢力就不斷策劃一場又一場的所謂「和平示威」活動，繼上周日由「民陣」主辦的遊行後，到昨晚又出現了一場所謂「香港之路」的「和平示威」。但這場活動不僅沒有「洗白」其暴力本質，反而進一步暴露出其「港獨」真實面目。不論如何解釋，所謂的「香港之路」，是意圖模仿三十年前東歐巨變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行動，是一場用「和平」名義包裝的分裂行動。然而，亂港勢力再如何操弄，南中國海不是波羅的海，中國更不是蘇聯，「港獨」絕不可能成事，這場亂港行動必將以可恥的結果收場。

其實，「和平非暴力」的旗號，香港人已經聽了太多遍了。五年前的非法「佔中」，不也聲稱「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嗎？結果又如何？而此次由「反修例」開始的極度暴力騷亂，不也用「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冠名？過去有太多的例子說明，但凡亂港勢力打着「和平」口號，就意味着另一場暴力行動的開端。

洗白暴徒企圖重奪民意

這次所謂的「香港之路」，出現的時機極其微妙。這是在一系列黑衣暴徒逞兇之後，尤其是8月13日香港國際機場發生駭人聽聞暴亂之後出現的，更是非常強調「和平」的要求。為什麼會出現這麼一場抄襲外國例子的行動？有兩個目的：一是洗白暴力本質，二是宣揚「港獨」思維。

第一，洗白暴力本質。這一點很容易理解，機場之暴已經嚴重影響亂港勢力的國際形象，他們再難以「無辜」作為行兇的幌子。而持續兩個月的暴

亂，包括兇殘的「三罷」行為，已經令其失去民意支持。因此，以「反修例」為名的示威遊行，所謂的「五大訴求」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就需要與暴力切割。但亂港派的頭目不想真正切割，於是用文宣手段策劃出「洗白」運動。8月18日的遊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香港之路」，不斷強調「和平」，也正是這個意思。活動結束後，第二天的亂港傳媒就會大肆宣傳，「示威者愛好和平」云云，進而繼續欺騙市民。

第二，宣揚「港獨」思維。這正正是亂港派及境外勢力在整場「反修例」運動中最想達到的目的，也是又一場「洗腦」運動，意圖用「和平示威」、用「波羅的海之路」去煽動分裂意識。

眾所周知，「波羅的海之路」是發生於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和平示威。當時大約有200萬人加入這場運動，他們手牽手組成一個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穿過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

該示威也是波羅的海三國追求脫離蘇聯、各自獨立過程中的重要事件。人鏈象徵波羅的海人民的團結，也向全世界關注波羅的海三國事態發展的人傳播這種理念。事件中非暴力「歌唱革命」的正面形象經過西方媒體報道廣為流傳。

用「香港之路」來宣傳這場示威行動，顯而易見，他們要的並不是「手牽手」這種活動形式，而是要「脫離母體」、「獨立自主」的意識。他們要宣揚的並非「和平非暴力」，而是顛覆中央政權的實質行動。換一句話說，這是一場「港獨」活動，是一場躲藏在「民主運動」之後的分裂行動。

然而，亂港勢力莫要太自以為是，現在是二〇一九年而不是三十年前，南中國海也不是波羅的海，而中國不是蘇聯，香港更不是波羅的海三國。從大形勢而言，國家達到前所未有的強盛，不論國力還是國際影響力，絕不可能允許任何一塊土地被分

裂出去；從香港地位而言，從來都是中國領土，更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這和波羅的海三國有着本質的不同；從民意而言，絕大多數市民支持擁護「一國兩制」，絕不支持「港獨」。因此，這場「港獨之路」必將在無聲無息中自己敗亡。

以「和理非」掩飾分裂意識

儘管如此，但眼前的事件足以讓市民看清形勢。亂港勢力不論打着什麼旗號，「和平理性」也好，「反送中」也好，「追求民主自由」也好，「五大訴求」也好，幕後勢力的真正目的都是分裂行動，也是一場意圖摧毀香港繁榮穩定的陰險行動。

從「黑衣暴徒」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香港之路」打出「守護未來」，不論角色如何變幻、主題和形式如何裝扮，主辦者還是那幫人，意圖還是那個意圖，但結果也都是注定的。在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原則問題上，絕不可能有任何妥協的餘地，亂港勢力可以繼續幻想下去，但必將以可恥方式收場。



▲「香港之路」表面上是「和理非」活動，實際上是鼓吹分裂意識 路透社

「黃絲傳媒」為暴亂推波助瀾



議論風生
葉建明

不久前，特首林鄭月娥率司局長會見傳媒，就當前香港局勢等問題與記者互動，並借大眾傳媒與社會溝通。其間，有記者居然「提問」特首：「你幾時去死？」如此激進的情緒、暴力的語言、無禮的態度，遠離了傳媒人客觀採訪報道的行為準則，喪失了最基本的職業操守和道德準繩。其對傳媒業造成的惡劣影響恐怕要寫到香港的新聞史上「遺臭萬年」了。迄今，沒有記者及其所屬媒體出來向特首道歉，令人遺憾。

黃絲記者縱容暴徒

這就是香港的傳媒現狀。在兩個多月的暴力衝突中，一些傳媒和傳媒人的政治偏見為暴力行為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起到極為負面的作用。香港動盪至今，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舉一個小例子：某媒體刊登的一篇文章，誇讚激進黑衣人，稱他們戴眼罩和口罩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是害怕被查出參與暴亂，而是因為他們做勇武之事「不求美名」也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如此肉麻誇讚施暴者，已經不能以「暴力同路人」來形容了。

在兩個多月的暴力衝突中，類似的偏激報道比比皆是。激進分子把目標對準警方執法，試圖削弱警權、消耗警力。而為社會仇警提供「彈藥」的部分媒介正是某些媒體。他們通過選擇性的新聞事件報道，通過刻意剪輯的畫面，強調「警方施暴」、「執法無理」；他們混淆因果，明明暴力分子施暴在先，警方執法在後，卻一味指責是警方執法逼「市民」暴力在先；他們還對一些事件「未審先判」，把所有責任和問

題都推到警方身上；指鹿為馬，炮製假新聞的事件也比比皆是；一些記者還刻意擋在警方執法隊伍面前，阻擋警方執法，為激進分子施暴和逃跑提供機會。

當有記者在暴力事件中貼身採訪警方執法，警方雖有多次提醒保持安全距離，但電光火石之間，記者被撞撞難以避免。於是，有傳媒工會和組織發起「停止警暴 捍衛新聞自由」的抗議，要求警方遵從警例，配合傳媒採訪工作，尊重新聞自由。而當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在香港國際機場被暴徒禁錮和毆打，別說新聞自由，連人身自由都被限制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卻對暴行輕描淡寫，並質疑記者採訪時未佩戴證件。事實上，兩個月來，有記者佩戴記者證遭受黑衣人非難，有媒體從業人員外出吃飯遭騷擾，也沒見這些傳媒組織出來「伸張正義」，可見這些傳媒、傳媒組織已經蛻變為社運的政治工具。

傳媒須承擔社會責任

這兩個月來，香港一直是個大火藥桶。激進分子不斷刷新暴力程度，他們衝擊並破壞立法會設施，癱瘓香港國際機場，先後衝擊各區警署75次。每周如期而來的衝擊和暴力令約180名警察受傷，激進分子有700多人因違法被拘捕。暴力還影響了社會秩序，影響經濟民生。市民怨氣很大，期待暴力停歇，止暴制亂的呼聲強烈。在此情況下，社會上任何持份者，任何對社會負責任的界別、機構、團體，都應該努力推動社會盡早平息風波，恢復正常。其中大眾傳媒有更加不可推卸的責任。

大眾傳媒反映一種調節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社會控制方式，傳播的基本特性決定了傳播具有道德屬性、社會責任。傳播內容在傳播過程中受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等的制約。美國出版的一本著名傳播學專著《

報刊的四種理論》將世界上的報刊體系劃分為四種，每種都有一個相應理論作指導，其中一種是社會責任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是伴隨着義務的，大眾傳播應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但又應對社會負責。社會責任理論下的大眾傳播媒介的職能，基本上與自由主義理論相同。也就是說，傳媒需要在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公共利益上取得一個平衡。

傳媒的社會責任概念已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一般認為，「社會責任論」至今仍是西方新聞和大眾傳媒的主導理論。雖然隨着互聯網興起、信息密集快速傳播，這一理論遭到挑戰，面臨現實困境，但對於網絡媒體「社會責任論」的討論依然在進行。

傳媒因其特質更需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做社會安定和正常秩序的鼓吹支持者，盡力紓緩強烈的社會情緒，避免激化社會矛盾，避免讓社會繼續陷入無止境的對立和撕裂中。回歸22年來，雖然總有人宣稱新聞自由遭到侵蝕，但現實的情況是香港新聞自由依然如故。看每天的報紙、電視、電台，特別是網媒，非理性言論、煽動性、攻擊性信息比比皆是。如果要以此論證香港新聞自由「喪失」，實在是不合邏輯。

一位傳媒前輩曾經說過，回歸後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是少了，而是有些濫用了，業界自律不夠，新聞界還是要提倡社會責任。

此時此刻，在香港前進的關鍵時期，香港傳媒如何面對當前社會困局，如何與社會各界一起解開這個結，會否令這個結成為死結，端看媒體社會責任的表現，以及傳媒從業者的職業道德。當然，對於一些長期反國家，以攪亂香港人心、最終達至亂港為目的的媒體和「媒體人」，希望他們履行社會責任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對此，我們的態度只有一個，那就是堅決抵制。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